

增批歷代通鑑輯覽

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

晉武帝泰始元年乙酉至恭帝元熙二年庚申凡十二世十五帝共一百五十六年

世祖武皇帝 姓司馬氏名炎字安世河內溫人楚漢間司馬卬為殷王都河內漢以其地晉國既建何曾以帝

髮委地手過膝非人臣之相遂定 帝由太子文帝以世子為太子事見前嗣為王遂代魏稱帝并吳而一天下

歆懼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等伏兵虜之預遂進克江陵于是沅湘以南州郡望風送印綬預仗節稱詔

而綏撫之會詔潘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預當鎮靜零桂懷輯衡陽預乃分兵益濬攻武昌下之預與眾

歆懼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等伏兵虜之預遂進克江陵于是沅湘以南州郡望風送印綬預仗節稱詔

而綏撫之會詔潘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預當鎮靜零桂懷輯衡陽預乃分兵益濬攻武昌下之預與眾

歆懼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等伏兵虜之預遂進克江陵于是沅湘以南州郡望風送印綬預仗節稱詔

而綏撫之會詔潘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預當鎮靜零桂懷輯衡陽預乃分兵益濬攻武昌下之預與眾

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于久駐宜俟冬更為大舉遂指授羣帥方畧徑造建業吳丞

相張悌督沈瑩丹陽諸葛靚字仲思魏諸葛等率三萬眾渡江迎戰大敗靚走悌及瑩等皆被殺先是悌率眾

所知及令渡江猶可決戰若其喪敗則宜奮死以待之今若遽江與戰不幸而敗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

難者不亦專乎遂渡江與戰揚州刺史周浚戰于板橋大敗靚級遁去使迎悌悌至涕泣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

也且我為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識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道邪靚流淚而去悌

遂為晉兵所殺并斬瑩等牛渚山名在今江南太平府當塗縣西北其山下初詔書使王濬下建平受杜

預節度至建業受王渾節度濬至西陵預以濬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受制遂與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

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通寇釋吳人之塗炭振旅還都亦曠世之一事也濬大悅表呈預書及是張悌敗死州

別駕何憚謂刺史周浚宜速渡江直指建業浚使白王憚憚曰受詔但屯江北不使輕進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憚曰龍驤克萬里之寇以既成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明公為上將見可

于烈拒禧可謂侃然不抗以剛正自守者及參預大事後倖威縱橫不能救過初終去若霄壤蓋利無可圖則舍身殉名易名已上達則獨立棄利難出此輒者多矣

冲字思約
助之孫

秋七月齊雍州刺史張欣泰字義亭謀立建安王寶寅不克而死齊涪陵王寶卷作芳樂苑窮極奇麗石皆塗

以五采望民家有樹美竹則毀牆撤屋而徙之於苑中立市使宮人宦者共為婢販以潘貴妃為市令自為
錄事小有得失妃則與杖又好巫覡左右詐云見先帝大嘆不許數出寶卷大怒拔刀尋之既不見乃縛孫
之懸首於苑門雍州刺史張欣泰與弟欣時密謀結胡松及王靈秀鴻選鴻選名等誅諸姦倖廢寶卷會寶卷

遣中書舍人馮元嗣救鄆如法珍梅蟲兒李居士楊明泰送之於中興堂即新亭宋孝武即位於此因改名欣泰等使人於坐

殺元嗣明泰傷蟲兒居士法珍等散走靈秀詣石頭迎建安王寶寅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之欣泰聞

事作馳入宮會法珍得返閉門上仗鴻選不敢發寶寅至杜娃宅在上元縣北晉成帝杜后母立第於此因名日已暝人皆潰去寶

寅逸三日乃出泣言受制不自由寶卷復其爵位欣泰與胡松皆被誅

九月齊蕭衍引兵東下行既克郢城諸將欲屯兵夏口衍以為宜乘勝直指建康張弘策庾域亦以為然乃命

眾軍即日上道緣江至建康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遂克尋陽時陳伯之鎮江州衍日用兵未須實力所聽咸
立頓處所弘策逆為圖畫如在目中聲耳如湖之清尋陽人情理宜尚懼可傳檄而

定也乃遣使說伯之許即用為江州伯之雖許歸附而云大軍未須遽下衍曰伯之首眾及其猶豫急往逼之

乃引兵至尋陽伯之束甲請罪初巴東王子響之亂司馬席恭祖被殺至是其子謙以新蔡太守從伯之鎮尋

陽伯之將降謙曰我家世忠貞有殞不二伯之殺齊主寶融詔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宜行事衍留鄭紹叔守

之衍以伯之為江州刺史其子虎牙為徐州刺史齊主寶融詔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宜行事衍留鄭紹叔守

尋陽引兵東下謂曰卿吾之蕭何寇恂也比克建康紹叔督江湘糧運未嘗乏絕

魏築洛陽諸坊魏司州牧廣陽王嘉太武之孫請築洛陽三百三十三坊各坊三百步曰雖有暫勞姦盜永息詔發

畿內夫五萬人築之四旬而罷

魏立后于氏后烈弟勳之女也烈方為領軍總心膂之寄故立之

冬十月齊蕭衍圍建康蕭衍之克江郢也涪陵王寶卷遊騁如故聞至近道乃聚兵為固守之計衍遣曹景宗

等進頓江甯擊破李居士於新亭因乘勝而前新亭城主江道林引兵出戰禽之于陳衍至新林遣呂僧珍據

白板橋

在江甯縣西南

李居士等帥銳卒萬人直來薄壘。越塹拔柵。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帥步兵三百人出其

後。城上人復踰城而下。內外夾擊。居士敗走。十月。寶卷遣將軍王珍國

字德重。廣之子。

將精兵十萬陳于朱雀航南。

宦官王寶孫持白虎幡督戰。開航背水以絕歸路。行軍小却。王茂下馬。單刀直前。其甥韋欣慶擊鐵纏稍以

翼之。衝擊東軍。應時而陷。曹景宗縱兵乘之。呂僧珍縱火焚營。將士皆殊死戰。鼓譟震天地。珍國等不能抗。

軍遂大潰。行長驅至宣陽門。諸將移營稍前。寶卷將軍徐元瑜以東府城降。李居士以新亭降。行鎮石頭。寶

卷閉門自守。衍命諸軍築長圍守之。

十一月。齊尚書令巴東公蕭穎胄卒。

諡獻武。

穎胄既卒。由是眾望盡歸于衍。

先是齊巴東巴西二郡不從穎胄之命。引兵破破口。進至上明。穎胄遣蔡

道恭拒之。相持不決。穎胄憂憤而卒。已而巴軍聞建康已危。眾潰而降。上明注見前。蔡道恭字懷儉。南陽冠軍人。

魏以任城王澄都督淮南軍事。

魏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驕縱日甚。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掃土

興兵。順流東下。唯有孤城。更無重圍。乃皇天授我之日。臣乞躬帥步騎三萬。直至沔陰。據襄陽之城。斷黑水

今襄陽府穀城縣東有黑水河。與光化縣接界。

之路。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楚可收。岷蜀斷絕。又命揚徐聲言俱舉。建業窮蹙。文軌

可齊。不報。車騎大將軍源懷

本名思禮。質之子。

亦言。廣陵淮陰。觀望得失。宜東西齊舉。以成席卷之勢。若使蕭衍克濟

上下同心。豈惟後圖之難。亦恐揚州危逼。

是月魏東豫州刺史田益宗侵齊。戰於赤城。齊人敗績。州府麻城縣東南水經注。舉水逕齊安郡西。歷赤亭。下謂之赤亭水。

此即

十二月。齊人弑涪陵王寶卷。蕭衍入建康。以太后令追廢寶卷為東昏侯。自為大司馬承制。

是時建康城中。實

甲猶七萬人。寶卷悉以軍事委王珍國。使兗州刺史張稷

字公喬。為之副。寶卷尊蔣子文之神為靈帝。迎入後

堂。使巫禱祀寶卷於殿中。騎馬出入。

以金銀為鎧。宵飾以孔翠。晝眠夜起。一如平常。長圍既立。屢戰不勝。尤惜金錢。不肯賞賜。雕鏤雜物。倍急于常。眾情怨望。皆思早亡。莫

敢先發。法珍蟲兒說寶卷曰。大臣不留意。使圍不解。宜悉誅之。珍國及稷懼禍。謀弑寶卷。使後閤舍人錢彊夜

王志既不著名
則當殉難即不
殉難亦宜棄官
遠去按葉偽閣
適見其貪生取
巧耳此與晏嬰
之盟崔氏同一
窠臼非真剛正
也

馬袁初為齊守
後配顧為梁臣
已非袁策軍可
比况自以不去
為忠而遺兵出
降謂為全其孝
語尤支謬梁主
以二義士目之
史家復為稱美
豈足扶翼世教

開雲龍門珍國援引兵入殿御刀豐勇之為內應寶卷方在含德殿作笙歌兵入斬之稷召僕射王亮字奉叔堂從父弟等令百僚署牋以黃油裹寶卷首遣博士范雲等送至石頭右衛將軍王志字次道僧處之子歎曰冠雖弊何可加足取庭中樹葉按服之偽閣不署名衍覽牋無志名心嘉之衍與雲有舊即留參帷幄使張弘策先入清宮封府庫圖籍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禁勒部曲秋毫無犯收潘妃及法珍蟲兒等四十餘人皆以屬吏以宣德太后文惠太子妃鬱林王尊為皇太后明帝即位出居鄱陽王故第號曰宣德宮令追廢寶卷為東昏侯以衍為大司馬錄尚書事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以王亮為長史衍入屯閱武堂下令大赦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悉皆除盡潘妃有國色衍欲留之以開領軍王茂茂曰亡齊者即此物留之恐為外議乃并法珍等誅之

齊大司馬執豫州刺史衍馬仙琕

字靈龜扶風郡人

吳興太守袁昂

字千里凱之子

既而釋之

齊蕭衍之東下也豫州刺史馬

仙琕擁兵不附衍使其故人姚仲賓說之仙琕斬于軍門以徇衍圍宮城州郡皆請降吳興太守袁昂獨拒境

不受命

行使江革為書與昂曰竭力昏主未足為忠家門屠滅非所為孝豈若輔然改圖自招多福昂復書拒之

及建康平豫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敕勿

以兵威凌辱昂元履至宣衍旨昂亦不請降開門撤備而已仙琕聞臺城不守號泣謂將士曰我受人任寄義

不容降君等皆有父母我為忠臣君等為孝子不亦可乎乃悉遣兵出降餘壯士數十閉門獨守俄而兵入仙

琕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日暮仙琕乃投弓曰諸軍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石頭衍釋之使待袁昂至俱

入曰令天下見二義士皆厚遇之

壬齊中興二年梁高祖武帝蕭衍天監元年魏景明三年是歲齊亡梁代

春正月齊大司馬衍迎宣德太后入宮稱制二月衍自為相國封梁公加

九錫尋進爵為王初衍與范雲沈約任昉同在竟陵王西邸至是引雲為諮議約為司馬昉為記室參謀議謝

朏何胥先棄官居家衍奏徵為軍諮祭酒朏胥皆不至衍內有受禪之志沈約進曰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

雖欲謙光不可得已衍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成何所復思若天子還都公卿

雲約同贊謀謀
罪惡相等而約
之負雲先入其
責及險似更
其于雲然若輩
身事兩朝後心
無恥臣而且不
知守尚何友誼
之足云

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行然之召雲等告之雲對略同約旨行曰卿明早將休
文更來雲出語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行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請選置雲至殿門
不得入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謂左僕射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行召雲入曰我起兵三年矣諸將不為
無功然成帝業者卿二人也于是行以詔進位相國揚州牧封十郡為梁公備九錫置百司已復進爵為王
蕭衍以沈約為梁僕射范雲為梁侍中行納東昏余妃頗妨政事范雲為言未從雲與將軍王茂同入見雲曰
昔沛公入關婦女無所幸此范增所以畏其志大也今明公始定建康海內想望風聲奈何襲亂亡之迹以女
德為累乎茂起拜曰雲言是也公必以天下為念不宜留此衍默然雲即請以余氏貴茂衍許之賜雲茂錢各
百萬

三月蕭衍殺齊邵陵王寶攸

字智宣明帝第九子

等三人鄱陽王寶寅出奔魏

先是衍以齊湘王東寶暉

安陸王暉之子

好文學

忌之誣為謀反并其弟寶覽寶宏皆殺之至是復殺邵陵王寶攸

字智靖明帝第十子

桂陽王寶貞

明帝第十一子

鄱陽王寶寅穿墻夜出遁匿山澗晝伏夜行抵壽陽之東城魏仁城王澄以車馬迎之待以客禮寶寅請殺君
斬哀之服澄以喪兄齊哀之服給之仍帥官僚赴弔寶寅居處有禮澄深器重之

齊主發江陵以蕭憺都督荆湘六州軍事

齊主東歸以蕭憺為荊州刺史荊州軍旅之後公私空乏憺厲精為

治廣屯田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困乏自以年少居重任謂佐吏曰政之不臧士君子所宜共惜吾今開

懷卿其無隱于是人人得盡意民有訟者皆立前待符教決于俄頃曹無留事荆人大悅

夏四月齊梁王蕭衍稱皇帝

是為梁高祖武帝

廢齊主為巴陵王遷太后于別宮封拜功臣有差

齊自高帝代宋至和帝凡七主合二十二年

齊主至姑孰下詔禪位于梁四月宣德太后遣尚書令亮等奉璽綬詣梁宮梁王即位于南郊贈兄懿為丞

相封長沙王諡曰宣武奉齊主為巴陵王宮于姑孰奉宣德太后為齊文帝妃封文武諸臣車騎將軍夏侯詳

蕭蕭之種紀節
惟見遠一人當
時世道人心可
知矣

拙等被徵不至
無識者予之卒
之皆不能自固
其節是其一時
矯語高尚亦詐
而已矣宜李延
壽謂為虛勝之
風江東所尚也
木面肺石雖仍
明目達聰之意
然徒驚名失實
無端為苦法者
售奸且梁武身
為暴逆惡種種
種其罪不可推
髮數以開言路
宜言者更有大
于此者乎

等十五人為公侯以王亮為尚書令王瑩字奉光亮從父弟為中書監沈約為僕射范雲為吏部尚書

梁主蕭衍弑巴陵王于姑孰齊御史中丞顏見遠死之晉侍中含七世孫梁主欲以南海郡為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

曰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梁主領之乃使所親鄭伯禽詣姑孰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醪足矣乃飲

沉醉伯禽就搢殺之王之鎮荊州也琅邪顏見遠為錄事參軍及即位為御史中丞既禪位見遠不食數日而

卒梁主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于此乃以蕭寶義字智勇明帝長子為巴陵王使

奉齊祀寶義幼有廢疾不能言故獨得生

梁徵謝朓何肩何點不至梁徵謝朓何肩為光祿大夫何點為侍中肩點終不就

梁置謗水肺石周禮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注赤石也沈括曰石形如垂肺肺主聲所以達寃也梁主詔公車府謗水肺石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

欲有橫議謂在位者不朝政投謗水函若有功勞才器寃沉莫達者投肺石梁主身服澣濯之衣常膳惟衣處士欲議朝政投謗水函若有功勞才器寃沉莫達者投肺石梁主身服澣濯之衣常膳惟衣處士欲議朝政

五月盜入梁宮捕得伏誅齊東昏侯嬖臣孫文明等夜帥其徒作亂燒神虎門總章觀殺衛尉張弘策復燒尚

書省及雲龍門軍司馬呂僧珍以宿衛兵拒之不能却梁主戎服御前殿曰賊夜來是其眾少曉則走矣命擊

五鼓賊謂已曉散走會將軍王茂等引兵赴救悉捕誅之

梁江州刺史陳伯之反兵敗奔魏伯之目不識書與奪決于主者豫章鄧繕為別駕河南褚緡自建康投之及其鄉人

朱龍符為參軍並乘伯之愚闇恣為姦利梁主聞之遣人代縶伯之不受命縶于是日夜說伯之反縢等共贊

成之伯之乃集府州僚佐詐為齊建安王寶寅書示之且云我荷明帝厚恩誓死以報即命纂嚴召臨川內史

王觀僧虔之孫為長史觀不應命豫章太守鄭伯倫起兵拒守梁主以王茂為江州刺史帥眾討之伯之引兵趣豫

章攻不能下王茂軍至伯之表裏受敵遂敗走問道渡江與其子虎牙及縢等俱奔魏

六月梁益州刺史劉季連反 梁主以鄧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為益州刺史遣左右送劉季連子弟三人入蜀諭旨季

連受命飭還裝元起乃之官初季連為南郡不禮于元起都錄朱道琛有罪季連欲殺之逃匿得免至是道琛

為元起典籤既至言語不恭見人器物輒奪之有不獲者語曰會當屬人何須苦惜于是軍府大懼謂元起必

誅季連禍及黨與季連亦懼乃召兵算之有精甲十萬歎曰據天險之地握此彊兵進可以匡社稷退不失作

劉備捨此安之遂召佐史矯稱齊宣德太后令聚兵反收道琛殺之元起至巴西季連遣其將李奉伯拒戰敗

還成都季連閉城固守元起圍之明年成都食盡人相食季連肉袒請降元起待之以禮送還建康梁主赦為庶人

秋八月梁定正雅樂 梁主素善鐘律欲釐正雅樂乃自制四器名之為通一曰元英通二曰青陽通三曰朱明通四曰白藏通每通施三

絃黃鐘絃用二百七十絲長九尺黃鐘律長九寸引伸之為九尺應鐘絃用一百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應鐘律長四寸

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引而伸之為四尺七寸四分差中間十律以是為差即上生下生三分益一之數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得

相中又制十二笛竹之屬漢武時邱仲所作黃鐘笛長三尺八寸應鐘笛長二尺三寸中間十律以是為差以寫通聲飲

去聲韻會舉古鐘玉律並皆不差于是被以八音施以七聲宮商角徵羽及變宮變徵莫不和韻先是宮懸止有四鋪鐘

特縣者雜以編鐘八縣于上下各一編磬亦十六枚衡鐘鐘大及變宮變徵莫不和韻先是宮懸止有四鋪鐘鐘之附至是始設十二鋪鐘應十二各

有編鐘編磬凡三十六簾而去衡鐘四隅植建鼓大鼓也一名植鼓植木而旁縣鼓焉

冬十一月梁立子統字德施為太子 統生五歲能徧誦五經

梁大旱飢 是歲江東大旱米斗五十民多飢死

癸梁天監二年未魏景明四年夏四月魏以蕭寶寅為齊王 寶寅伏于魏闕之下請兵伐梁雖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會陳伯之

降魏亦請兵自效魏以寶寅為揚州刺史丹陽公齊王禮賜甚厚配兵一萬令屯東城注見前以伯之為江州刺

史屯陽石城名在今潁州府霍邱縣南亦曰羊石城俟秋冬大舉寶寅明旦也當拜命其夜慟哭至晨過期猶絕酒肉悴色麤衣未

嘗嬉笑

梁頒新律。初梁主命刪定即蔡法度

濟陽人

損益舊律至是書成

律二十卷

詔頒行之

五月梁僕射范雲卒以左丞徐勉

字修仁東海郡人

將軍周捨

字昇逸朗族孫顯之子

同參國政

雲盡心事上知無不為臨繁處

劇精力過人及卒眾謂沈約宜當樞管上以約輕易不如尚書左丞徐勉乃以勉及右衛將軍周捨同參國政

捨雅量不及勉而清節過之兩人俱稱賢相

勉每有表奏輒焚其藁捨像機密二十餘年與人言謔終日而竟不泄機事眾尤服之

六月梁以謝朓為司徒朓逃竄年餘一旦輕舟自出詣闕以為司徒尚書令朓辭脚疾不堪拜謁角巾白輿詣

雲龍門謝詔乘小車就席明日梁主幸其宅宴語盡歡朓固陳本志不許朓素憚煩不省職事眾頗失望

秋七月魏以彭城王勰為太師魏主以勰為太師總固辭魏主賜詔敦諭又為家人書祈請懇至勰不得已

受命

冬十月魏都督攻梁拔數城攻阜陵不克先是魏發兵伐梁委任城王澄經略

蕭寶寅陳伯之皆聽節度

至是梁司州刺史

蔡道恭聞魏軍將至遣將軍楊由帥城外居民保賢首山

注見前

為三柵元英勒兵圍之柵民斬由降魏任城王

澄命統軍党法宗

党氏出自西羌世為羌豪

分兵擊東關

注見前

拔關要

城名在六安州霍山縣西北

潁川

宋儒郡後廢故城在州府巢縣東南

大峴

和州合縣東北

三城白塔

崗名在霍山縣南

牽城

在霍山縣北

清溪

今含山縣西有清溪鎮清溪水所出

皆潰初梁遣馮道根戍阜陵

道根命大開門

城隍遠斥堠如敵將至眾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法宗等奄至眾皆失色

緩服登城遣精銳出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息閒暇戰又不和遂引去梁乃以道根為豫州刺史

魏以僕射源懷為行臺

胡三省注魏道武始置行臺官於中山至是置於北邊兼統民事

巡北邊

魏既遷洛陽北邊荒遠因以饑饉百姓困弊

乃加僕射源懷行臺使持節巡行北邊賑貧乏考殿最事之得失先決後聞懷通濟有無飢民賴之

沃野鎮將于祚后之世父與懷通婚時於勳方用事勢傾朝野祚頗有受納懷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即劾奏免官懷謂鎮將元尼須與懷舊交貪穢狼籍置酒謂懷曰命之短長繫卿之口懷曰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鞠伏之

吉粉刀卻舉孝不肯因父取名是矣然其獄果被誣陷自應公家為之昭雪豈當時未之剖正而致粉請代乎然曉曉詣闕究非正道向因緣繁事當以虛聲誣錄不聞大禹請代為斷操三尺者不可不知

所也明日公庭始為使者檢鎮罪狀之處耳竟案抵罪沃野漢縣後魏為鎮故城在今榆林府西北懷朔魏六鎮之一故城在今吳興縣武康縣北

梁吉粉字彥齊馮請代父死梁主赦之

吉粉父為原鄉後漢縣請省故城在今湖州府孝豐縣

令為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

死粉年十五搥登聞鼓乞代父命梁主以其年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卿蔡法度訊之粉曰囚雖愚幼豈不知

死之可憚顧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法度乃更和顏誘之終無異辭法度以聞

梁主乃宥其父罪丹陽尹王志欲於歲首舉充純孝粉曰異哉王尹何量粉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

粉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乃止

甲梁天監三年春正月梁襲魏壽陽不克魏攻梁鍾離梁遣兵救之敗績

梁將軍姜慶真乘魏任城王在外

不避矢石蕭寶寅引兵至合擊之慶真敗走是月任城王澄攻梁鍾離梁主遣將軍張惠紹字德繼義陽人等將兵

送糧澄遣將軍劉思祖彭城人邀之戰于邵陽注見前大敗梁兵殺虜殆盡尚書論思祖功應封千戶侯侍

中元暉字景襲常山王秦之孫求二婢于思祖不得事遂寢

夏五月魏司徒北海王詳有罪幽死詳驕奢好聲色貪冒無厭請託公行中外嗟怨將軍茹皓以巧思有寵于

魏主弄權納賄詳亦附焉高肇本出高麗時望輕之魏主專委以事肇以詳位居其上欲去之乃譖云詳皓謀

逆四月魏主召中尉崔亮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使彈詳皓詔賜皓死有詳免為庶人徙太府寺園禁之詳遂暴卒先是

雞雛四翼四足者詔以問侍中崔光光上表曰漢元帝時有雞雛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又有雄雞生角劉

向以為小臣執政之象已而石顯伏誅此其效也靈帝時南宮寺碑雞雛化為雄冠但頭冠未變蔡邕以為雞身

已變未至于頭面上知之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相類誠不可畏也真足眾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黃中

破壞四方天下遂大亂今之雞雛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誠不可畏也真足眾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黃中

以致禍或者今亦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如前世石顯之此者邪願陛下進賢拙佞則妖福慶集矣後數日皓

魏大旱 魏大旱并饑字洪賓鄭人穎之孫奏昔者明王重粟帛輕金玉何則粟帛養民而安國金玉無用而敗德故也先

帝深鑒奢泰務崇節儉至以紙絹為帳展銅鐵為轡勒府藏之金裁給而已逮景明初貢篚相繼商估交入金

玉常有餘國用常不足苟非為之分限但恐歲計不充自今請非要須者一切不受魏主納之

秋八月梁義陽降魏魏立元英為中山王 魏人圍義陽梁司州刺史蔡道恭隨方抗禦相持百餘日斬獲不可

勝計魏軍憚之將退會道恭病卒道恭疾篤呼從弟靈恩及諸將佐謂曰汝等當以魏人聞之攻義陽益急梁

遣將軍馬仙琕救之轉戰而前兵勢甚銳元英結壘土稚山即大木山在汝寧府西陽州西北晉分命諸將伏

于四山示之以弱仙琕乘勝直掩英營英偽北以誘之至平地縱兵擊之統軍傅永擐甲執槊突陳橫過梁兵

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仙琕敗走永復與諸軍追之永時年七十餘仙琕盡銳決戰一日三交皆大敗而

返蔡靈恩勢窮遂降魏魏三關直轄一曰平靖關即春秋冥阨一曰武陽關亦曰武勝即春秋戍將亦棄城走初魏

南安王楨景穆帝之子以預穆泰之謀奪爵邑及是英克義陽乃復立英為中山王梁於南義陽置司州移鎮關南

繕器械廣田積穀招集流散百姓安之南義陽治

九月魏築九城於北邊 柔然侵魏魏詔車騎大將軍源懷行北邊指授規略以便宜從事懷至雲中柔然遁去

懷以為用夏制夷莫如城郭還至恆代案視要害之地欲東西為九城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五

十八條表上之曰今定鼎成周去北遙遠代表諸國頗或外叛宜準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壘置戍分

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之曰隨便翦討彼遊騎之寇終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魏主從之

冬十一月魏營國學 時魏學業大盛燕齊趙魏間教授者不可勝數弟子著錄多者千餘人州舉茂異郡貢孝

廉每年逾眾

乙未天監四年春正月梁置五經博士立州郡學 梁主雅好儒術以東晉宋齊雖開置國學而無講授之實乃

魏正始二年

梁武帝立學之風日事立學聚徒而無濟實用已為敝俗元西開國之初頗

見雄略乃習於
虛文踵事汙
亦弗思之甚已

下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湯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其置五經博士
廣開館宇招納後進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者即除為吏又選學生往雲門山在紹興府會稽縣南亦曰東山從何胤受業

齊永明中胤兼國子祭酒還東山隱居教授命胤選經明行修者以聞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學

梁漢中太守夏侯道遷譙國人以郡叛降於魏魏遣將軍邢巒入漢中遂取梁州初梁夏侯道遷從裴叔業鎮壽陽與叔業有隙單騎奔魏魏王肅使守合肥肅卒道遷奔梁梁以為漢中太守至是復叛降魏魏以邢巒為鎮西將軍將兵赴之巒至漢中所向摧破魏以巒為梁秦二州刺史梁遣將軍孔陵等拒魏巒遣統軍王足擊破之陵等退保梓潼足又破之遂進攻涪城大敗梁軍殺其將魯方達三十九人等蜀中大震城戍降者什二三於是巒表請乘勝取蜀魏主不從先是魏主以王足行益州刺史既而以羊祉代之足聞之不悅輒引兵還遂不能定蜀久之奔梁巴西人亦殺魏守將降於梁羊祉字靈祐泰山鉅平人

夏四月梁益州刺史蕭淵藻字靖藝殺前刺史鄧元起州民作亂淵藻平之梁益州刺史鄧元起乞歸詔以西

昌侯淵藻代之元起營還裝糧儲器械取之無遺淵藻恨之又求其良馬不得愈恚遂因醉殺之而誣以反梁主疑焉元起故吏廣漢羅研詣闕訟之梁主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淵藻貶為將軍卹贈元起時益州民焦僧護作亂淵藻乘肩輿巡行賊壘賊聚弓亂射矢如雨下從者舉楯禦矢淵藻命去之由是民心大安擊僧護平之

六月梁初立孔子廟

秋七月魏有芝生於太極殿侍中崔光上表曰氣蒸成菌生於墟落濕穢之地不當生於殿堂高華之處今忽

有之誠足異也天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皆以為敗亡之象故太戊中宗胡三省注當作高宗懼災修德殷道以昌今西南二方兵革未息郊甸之內大旱踰時民勞物瘁莫此之甚願陛下側躬貸意惟新聖道節夜飲之樂養方

富之年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岳矣於是魏主好宴樂故光言及之

冬十月梁遣臨川王宏字宣達帥師伐魏宏都督諸軍僕射柳惔字文通為副軍於洛口注見前

梁大有年米斛三十錢

丙梁天監五年春正月魏邢巒討武興氏滅之置東益州先是武興王楊集始卒子紹先嗣紹先年幼委事於

其叔集起集義會魏克漢中集起集義恐武興不能久為外藩乃扇動羣氏推紹先為帝圍魏關城陽平關城於是

魏邢巒遣傳賢眼清河人討之克武興執紹先送洛陽集起集義亡遂滅其國以為東益州自晉惠帝元康六年楊茂搜始

據仇池至是乃滅

三月丙寅朔日食

魏豫州刺史陳伯之叛復歸梁梁臨川王宏使記室邱遲字希範為書遺陳伯之書曰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

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獗以至於此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

栢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樂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

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乎於伯之得書即於壽陽擁眾歸梁以為道直散騎常侍久

嚙日撫紆登陴豈不愴恨想早勵良圖自求多福

之死

夏四月魏罷鹽池在山西解州之禁魏河東郡鹽池舊立官司以收稅利魏主即位之初景明元年御史中尉甄琛

字思伯中表請弛鹽禁琛言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為之屬禁蓋收之以時不使戕賊而已故雖置有

而各其醢醢富有羣生而權其一物者也今縣官障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詔下八座魏置八座以擬議錄尚

書事彭城王勰等以為宜依常禁魏等言琛之所陳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關聖人鉞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

地之民也鹽池之禁為日久今而罷之魏主卒如琛議已而鹽利多為富彊所擅乃還收之入公景明四年至是

下詔復罷鹽池之禁自此官雖無權而豪貴之家乘勢占奪近池之民又輒障吝彊弱相陵遠近滋弊於是高

年雖大有豈能穀賤如是斗米三十錢或有之耳史家紀載失實多未可信即實有之蕭衍何德而致是邪

鹽池利其厚不餘之自上則豪強之相漁奪閭閻之困必紛囂多事矣以取山澤之資以得田疇之賦使民人實然有餘其為無不已多乎若不爾時孰輒弛其禁南畝之農夫不

難治者末之利而國用既竭稅斂漸加亦必至之勢也凡為政者止求寬惠及民而已何必以美名自託哉迂生狃於管子煮海富國之說疑推政為厲民觀此弛禁滋弊民與官交受其困可知食貨之經未可因任自然矣彭城所謂生談理高可謂確論

陽王雍字思穆獻文帝子清河王懌字宣仁孝文帝子等請依先朝之禁仍置官監檢從之明帝神龜元年其後更罷更立迄於西魏

熙之又凡數變明三年省曰甄琛表弛禁通鑑目錄標於景明元年正文則載於正始三年蓋琛議行於景明三年甄琛傳俱與胡氏相符合其於叙并甄琛傳志統紀元魏監推之始末於此

魏遣中山王英督諸軍以拒梁師魏以中山王英為征南將軍都督揚徐諸軍事帥眾十餘萬以拒梁軍所至

以便宜從事已而魏復以邢巒都督東討諸軍事發定冀瀛相并肆魏置永安郡治今山西忻州是六州十萬人以益南行之

兵

五月梁拔魏宿預梁城在鳳陽府壽州東北晉太元小岨合肥等城梁右衛率張惠紹拔宿預北徐州京口為南徐鎮

離為刺史昌義之應陽烏江人拔梁城豫州刺史韋叡攻小岨未拔出行圍柵魏出數百人陳于門外叡欲擊之諸

將皆曰向者輕來未有戰備請還授甲叡曰魏城足以固守今無故出人于外必其驍勇苟能挫之其城自拔

眾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韋叡法不可犯也乃進擊敗之因急攻城中宿而拔遂至合肥叡

夜堰肥水起關艦高與合肥等四面臨之城中人皆哭遂潰俘斬萬餘級于是遷豫州治合肥叡體素贏未嘗跨馬每戰嘗乘白板

輿督屬將士勇氣無敵軍至東陵有詔班師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畏叡威名望之不敢逼是月梁廬江太守裴遠克魏羊石霍邱六月青冀刺史桓和克胎山固城張惠紹進趣彭城兵不利東陵在潁州府霍邱縣西北漢淮羊石即陽石固城即五固注俱見前裴遠字淵明河東聞喜人

秋九月梁臨川王宏自洛口逃歸諸軍皆潰宏以介弟將兵軍容甚威北人以為百餘年來所未有也前軍既

克梁城諸將欲乘勝深入宏性懦怯部分乖方魏詔邢巒與中山王英合攻梁城宏聞之懼召諸將議旋師呂

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宏然之柳惔曰大眾所臨何城不服何謂難乎裴遠曰是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

過馬仙琕曰天子掃境內以屬王有前死一尺無却生一寸昌義之怒須髮盡磔曰呂僧珍可斬也百萬之師

出未逢敵望風遽退何面目見聖主乎議者出宏不敢遽違羣議停軍不前魏人知宏不武遺以巾幘且歌之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

卷四十一

南北朝

七

卷之十一

韋虎虎謂韋殿也惜珍亦自愧歎請
遣裴遠分軍取壽陽臨川王宏不聽
會夜暴風雨軍中驚宏與數騎逃去將士皆散投棄戈甲填滿水陸諸軍
聞宏已逃亦皆引退宏乘小舟濟江夜至白石壘叩城門求入臨汝侯淵談登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烏
散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恐人乘間為害城不可夜開宏無以對淵猷淵藻之弟

冬十月魏徵邢密還遣齊王蕭寶寅與中山王英圍鍾離
梁洛口軍既潰魏中山王英進圍鍾離魏主詔邢密

引兵會之密表言南軍雖野戰非敵而城守有餘且鍾離天險必無克理臣竇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

行之罪魏主乃以將軍蕭寶寅代之侍中盧昶素惡密使中尉崔亮彈密以漢中所得美女賂元璉璉言於
魏主遂不問暉和恃寵貪縱時人謂之餓虎將軍飢饉侍中暉尋遷吏部

尚書用官皆有定價過者謂之
市曹盧昶字叔達度世從子

丁未梁天監六年春三月梁將軍曹景宗豫州刺史韋叡大敗魏師于鍾離
魏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等眾數

十萬攻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于邵陽洲兩岸為橋柵樹數百步跨淮通道城中纔三千人昌義之隨方

抗禦魏人使其眾負土填壘嚴騎蹙之人未及而以土塗之俄而整滿街車所撞城上輒頽
義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一日戰數十合前

後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二月魏主召英還英表請必克願少寬假先是梁主詔曹景宗督軍二十萬救

鍾離救景宗頓道人洲在邵陽洲之東侯諸軍至齊發至是復遣韋叡將兵繼進受景宗節度叡自合肥由陰陵大澤

注見前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或勸緩行叡曰鍾離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魏人

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梁主豫叡景宗等韋叡卿之卿望宜善敬之景
宗見叡禮甚謹梁主謂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叡斬洲為城去魏城百

餘步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賦布功力也謂計夫
之力量而布之工作也比曉而營立英大驚曰是何神也景宗等器甲

精新軍容甚盛魏軍望之奪氣城中知有外援勇氣百倍楊大眼將萬餘騎來戰叡結車為陳以強弩二千一
時俱發矢貫大眼右臂退走明旦英自帥眾來戰

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
麾軍一日數合英乃退梁主命景宗等豫裝高艦與魏橋等為火攻之計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叡使馮道

根等乘艦擊魏洲上軍盡殲別以小船載草灌膏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條忽俱盡

道根等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英脫身走大眼亦焚營去諸壘土崩水死者

十餘萬斬首亦如之生擒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積蘇州報昌義之義之悲喜不願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
宗叔爵邑義之等賞各有差魏有司奏英實實罪當誅詔免死除名為民

冬十月梁以徐勉為吏部尚書勉精力過人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嘗與門人夜集客

求官勉正色曰止可談風月不可及公事時人咸服其無私

閏月魏尚書令高肇弑其主之后于氏及其子昌時高貴嬪之弟有寵而妬高肇勢傾中外后暴疾殂人皆

歸咎高氏宮禁事秘莫能詳也后所生子昌尋卒侍御史王顯字世榮平陽人以醫進用失于療治時人亦以為承肇之意云

意云

尹起華發明曰昔趙盾以亡不越境反不討賊而書弑高肇既為用事大臣一國之事皆出其手如使弑逆不出於肇則必討逆而正其罪今既主名不立則其為肇也明矣直筆書之所謂原其情而定其實耳

戊辰天監七年春正月梁定官品百官九品為十八班班多者為貴十八班最貴

二月梁置州望郡宗鄉豪各一人專掌搜薦搜求才能而薦之於上

秋七月魏立貴嬪高氏為皇后后既立高肇益貴重用事多變更先朝舊制削封秩黜勳臣怨聲盈路羣臣宗

室皆下之唯度尚書元匡字扶建陽平幽王之子與抗衡先造棺置廳事欲與棺詣闕論肇罪自殺以諫肇惡之會匡與

劉芳字伯支彭城人議權量肇主芳議匡表肇指鹿為馬中尉王顯彈匡有司處匡死刑詔貶其官

八月梁竟陵公曹景宗卒諡曰壯景宗自救鍾離進爵為公及是卒景宗之自鍾離還也梁主於華光殿與羣臣宴飲令沈約賦頌景宗不得意甚不平梁主

曰卿伎能甚多何必一詩景宗求作不已時韻已盡止餘兢病二字景宗稱筆立成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如鼓鏡借問路上人何如霍去病梁主嘉歎不已及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魏京兆王愉字宣德孝文帝子反信都魏主遣尚書李平字雲定崇從弟討愉執之高肇陰殺愉奏除平名初愉納于后之妹

為妃不愛愛妾李氏生子于后召李氏入宮捶之已而魏主復以愉驕縱不法杖之五十出為冀州刺史愉既

屢辱潛懷愧恨高肇又數譖之愉不勝忿遂詐言高肇弑逆稱帝于信都立李氏為后魏主以尚書李平為都

偷之叛雖肇激成然既為亂臣則罪在不赦魏主乃以私恩曲宥之失刑甚矣及高肇陰竊威權故以沒怨又復置之不問謂魏主非木偶可乎

七十二君金泥王檢說本荒唐許懋駁之當矣至云凡主不應封禪則違辨而害于理豈錫文告成之事竟有應為之主乎

督討之愉出城拒戰屢敗平進圍之愉知勢窮攜李氏及四子突圍出走平追執以聞羣臣請誅愉魏主不許詔送洛陽申以家人之訓高肇陰使人殺之于道肇與王顯素與李平平既定冀州詔加散騎常侍顯彈平隱截官口謂隱匿叛黨之應沒官者肇奏除平名

九月魏主殺其叔父彭城王勰魏高后之立也勰固諫不聽高肇怨之數譖于魏主遂因京兆王愉之反誣勰北與愉通南招蠻賊魏主信之召勰與諸王入宴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別所使左衛元珍引武士齋毒酒飲之勰曰吾無罪願一見至尊死無恨珍曰至尊何可復見武士以刀環築之勰大言曰寬哉皇天忠而見殺乃飲毒酒武士就而殺之向晨以尸歸第至王因醉而薨武宣曰在朝貴賤莫不畏氣行路士女皆流涕曰高令公枉殺賢王由是中外惡肇益甚

魏郢州魏正始初改南司叛三關注見前降梁魏遣兵擊之魏郢州司馬彭珍等叛魏潛引梁兵趣義陽三關戍

主侯登等以城降梁魏以中山王英京兆王愉反復英封將步騎出汝南討之是冬魏懸鉤軍主白早生亦叛

梁梁司州刺史馬仙琕遣兵助之魏主以邢巒行豫州事將兵擊早生時魏郢州刺史司馬悅請援於

聖守中山王英以眾少屢請益兵弗許英遂與巒共攻懸鉤克之斬早生英乃趣義陽義陽太守辛祥與郢州

刺史婁悅嬰城共守梁將軍胡武城陷平廣攻之祥夜襲其營擒平廣斬武城州境獲全論功當賞婁悅恥

功出祥下問之執政賞遂不行魏豫州治汝南注見前司馬悅字廣宗楚之孫辛祥字萬福紹先之孫

己魏永平二年春正月梁主祀南郊宋齊舊儀祀天皆服袞冕至是用著作郎許懋字昭哲高城人說始服大裘禮

司裘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注大裘羔裘服以祀天示質也是時有司以鄭又以齋日不樂詔輿駕始出鼓

吹從而而不作還宮如常儀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在常州府荆溪縣西南本名雞者梁主請諸儒草封禪儀欲

行之許懋建議以為舜柴岱宗是為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於泰山考續崇禋禪乎梁南劍石紀號此結繩而治安得鑽文告成安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泰始皇當封泰山孫昭當封國山皆

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非威德之事不足為法也鄭謂鄭康成鉤命決續書篇名管夷吾所說見史記梁主嘉納之因推行懋議以答請者由是遂止